

太上感應篇卷之七

義七

太上感應篇卷之七

義七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慢其先生

傳曰先生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者也片言之悟一字之傳皆所自也其可慢乎昔胡安定瑗之爲先生也如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皆一時知名之士其於先生則不啻如子弟之事父兄未嘗聞其慢也孫明復之爲先生也如石介之該通張洞之辯博皆魯

之尤賢而有道者其於先生行則從升降
揖拜則執杖屨而侍肅然其恭亦未嘗聞
其慢也又如待制彭汝礪少嘗師事嗣廬
倪天隱及官保信即迎天隱置于齊閣執
弟子之禮甚恭天隱死母猶未葬明年妻

義七

亦死又且無子公為葬其三喪又為嫁其
女于同年進士宋渙尚書王存少嘗師事
穎川陳俊俊死無子存為立其弟之子官
之由是俊妻得有所托此則又能不忘先
生於既死之後者也況敢慢之於在生之

日乎其間或有慢者特輕薄小人耳惜其不知爲先生者大有不可慢處其開悟未達陰德最大克昌厥後皆未可知王公之事便可見也昔王先生者家極貧以教導村童爲業晚得一子已八歲不能養捨與西寺僧爲童其僧一見知其英物即令就亭不惜錢帛資之咸平中舉賢良方正其後爲參政作樞密名位烜赫官業過人是爲王文康公曙其名也文康之子益柔官至龍圖學士益柔之子謹行謹言皆至大

夫有賢德嘗與康節諸公游然則為先生者是可慢乎

贊曰

父生師教

二者並言

傳道授業

孰為本源

服有衰經

心喪三年

人倫所重

義七

天道亦然

慢其所敬

惡莫大焉

叛其所事

傳曰僚屬之於長吏卒伍之於部轄僕妾之於主翁皆所事也所謂叛者不待真敢

叛之然後謂之叛也但凡緩急非所倚利
害不相卹即爲叛也請以一二僕卒言之
庶幾出於僕卒之上者稍知愧耻昔僕夫
趙延嗣事舍人王隣幾爲僕夫隣幾知制
誥不逾年而父子俱卒家素貧無以爲養
延嗣義不捨去竭力養其三女凡十許年
未嘗識女之面及三女長成即詣京訪舍
人之舊宋翰林白楊侍郎徵之放聲大哭
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汝之所爲吾儕不
及於是合金迎三女歸京擇良配嫁之著

得名士時徂徠先生石守道特為傳之以
激世之不能篤於義者王達初事屯田郎
中李曇為僕夫後應募為兵以選入捧日
軍適曇父子坐事繫御史臺獄平生親舊
無一人敢餉問者獨達日守臺門供其飲
食如是四十餘日未嘗少怠及獄具貶為
南恩州駕從者皆辭去獨達送之曇忽感
恚自盡達為經理後事哭之如親父子見
者無不墮淚洎事畢方敢捨去時司馬溫
公亦為傳之以戒世之薄乎義者然則世

之受知於人臨利害而輒相棄背者曾不
若趙延嗣王達之為僕卒也

贊曰

君師長治

及其受恩

皆曰所事

分有常尊

情義攸托

施于子孫

奴僕報主

犬馬戀軒

我思嬰曰

作于九原

誑諸無識

傳曰楞嚴云該惑無識疑誤衆生死後便

當墮入無間然則誑之為罪豈為輕哉昔

亳州太清宮有一道人氣貌甚揚每攜一小鑪於老君殿下煨藥而賣衆方集必指老君像大言曰我乃彼之師也衆頗惑之莫不皆欲多得其藥一日方指像大言忽火自鑪出飛入其身須臾焰發五體烘燒衆皆以水沃之沃不能滅號呼跳躍不勝其苦良久面老君像俯伏如待罪狀視之則已死矣時楊克勤聞之於驗屍官甚的張懷素者亦偉然其人也自言道術通神飛走之屬皆能呼遣至言孔子誅少正卯

時彼正在旁諫其太早又言漢楚成臯之
戰彼正登高觀戰姦如蔡卞尚猶惑之每
對客言及必極口稱嘆惟忠肅陳瓘不信
其後事敗抵罪名士多被污蟻惟忠肅獨
免羅織然則誑諸無識其撥禍終可免乎

義七

四

大抵誑妄之人但知貪財不復畏罪為僧
人則挾談空而誑為方士則挾丹藥為誑
為師巫則挾鬼神而誑為醫卜則各挾其
術而誑安知誑妄為罪非獨撥禍又當墮
大地獄乎

贊曰

笑烈於怒 志慘於兵 侮玩於惑

殆非人情 淵魚可躍 漚鳥易驚

矧我同類 萬物之靈 以誰爲巧

掩耳盜鈴

謗諸同學

傳曰人倫有五曰君臣曰父子曰兄弟曰
夫婦曰朋友居于其一然則朋友之道豈
爲輕乎況諸同學平日相處於硯席之間
雍容笑語非不親厚其可妄起嫉心而輒

加毀謗乎昔郭尚書贄初作賦即有聲時
同學李勉深忌其能潛加毀謗由是贄連
上不中選其後竟先登第及再知貢舉而
勉方以明經充選詔下之日勉大悔而歸
贄聞之亟命親厚者召還俾復就選遂得
中第然則郭之所長終可掩乎今復賴之
得無愧乎惜其不知前輩同學未嘗不相
親厚也昔韓億少與李若谷同學又嘗同
途赴試共有一被一氈每出謁則互為僕
從是年李先登第受許州長社簿將之官

李白爲其妻控驪韓從後爲負一籠既至
界所惟餘八百見錢中分爲二一哭而別
明年韓亦登第後皆官至參政世爲婚姻
有相謗乎又如趙安仁少嘗與宋元興同
學元興蚤世裔嗣衰替安仁既貴屢以清
俸濟之又爲訊其諸子手寫周易論語老
子孝經凡七子人各授以一帙此則尤能
不忘同學於既死之後者也彼不忠厚者
烏足以語此哉

贊曰

頌然則貴而能
節則貴而能

儀秦交訾

敗於傾覆

消贖胥忌

喪身則足

相觀而善

道盛仁熟

借使非才

石可攻玉

須友以成

干祿百福

虛誣詐偽

傳曰虛也者漫浪不根也誣也者妄有污
蟻也詐也者詭計百出也偽也者矯飾過
情也離而言之則有四合而言之皆不誠
也大抵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今乃捨誠而習為虛誣詐偽即是戾天之

道而失人之道也既戾天道又失人道不

入三惡其將何歸是故藥山曰欲識餓鬼

道者即今之多虛少實令人不信者是山藥

曰你欲識地獄道只今鑊湯煎煮者是欲

識餓鬼道即今多虛少實不令人信者是

欲識畜生道見今不識仁義不辨親疎者

是豈須披毛戴角斬截倒懸欲識人天即

今洗淨威儀持齋義七夫多虛少實在虛誣詐

挈鉢者是也云云六偽中特四之一耳其從墜之速尚至如此

況兼其四而皆犯之乎從墜之說姑置勿論且以一二誠實之士言之庶幾皆知自克昔李及為監司既替登對神宗問曰麥

價幾何及曰臣於職事無不盡公獨不知
麥價耳他日欲得一官爲諸路按察宰執
屢薦其人終不能當上意一日上自言曰
向時不知麥價者爲誰宰執問故上曰朕
欲周知四方利病須忠誠信實人方可委
任如麥價不知有甚撰一箇不得於是召
及遂蒙信用王隱者本皇城司一健步也
時河決大發丁夫隨處築塞上遣數輩健
步往來偵視先有兩輩至言決流已塞水
復故道俄而隱至其言亦然既而又曰初

來時頗覺津流未斷恐尚煩聖慮上怒拘
之少頃報至則水勢暴猛復衝壞大捷橫
注數郡矣上因召隱慰諭立遷小校自是
補擬校列多蒙超擢及東宮擇親衛指揮
使已得劉謙尚闕一名上曰王隱誠實可
用即已補之其後位至侍衛少軍都指揮
使保寧軍節度使得任子恩前後凡一十
七人然則二公誠實豈不愈於虛誣詐僞
而速入惡趣者乎

贊曰

不誠無物

命之曰虛

言不可復

其實也誣

偽則奪真

詐反近愚

以此行已

誰食其餘

骨肉猜阻

況於國都

攻訐宗親

傳曰禮曰親親則諸父昆弟無怨所謂親親者各親其親也身既列為族屬上復同乎祖先其可不相親乎求之前輩無若范文正公言之最為切當也文正曰吾之宗族居於吳中者甚多在吾固有親踈在祖

先視之則均爲子孫無親疎也且祖先以
來積德凡百餘年至吾身而後發今爲大
官若或獨享富貴不復少卹宗親異日何
以見祖先於地下今日亦何顏以入家廟
乎是故恩例俸賜必以均及宗親又於姑

蘇近郊買良田四十頃爲義庄以養羸從
之貧者且擇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入每
人日給米一升歲給縑一匹乃至嫁娶喪
葬并肯有贈給其子純仁尤能克紹其志惟
守廉儉俸祿所得盡以廣義庄前後任子

之恩必先及踈屬身歿之日勿子五孫尚
有未官者如公父子其於親親之說可謂
允蹈者也又如彭尚書思永其撫宗族有
恩張康節公昇常分俸以及九族趙夫又
世開嘗捐金以賙族人之貧不及葬者吾

義七

恭安公存嘗收卹族人之孤嫠者爲之誅
娶此亦能親親者也既能親親何自而有
攻訐之失乎所謂攻訐者即今之彼我必
爭絲毫必校或相忿嫉或相傾奪皆是也
不待如何然後謂之攻訐也戒哉

贊曰

已惡當攻 待人必恕 以許爲直
聖人所惡 於厚者薄 尤可愧懼
根本平時 視若行路 不務睦蘇
彝倫攸斁

虛靜天師頌

人之一性 湛然圓寂 涉境對動
種種皆妄 一念失正 即是地獄
敬誦斯文 髮立汗下 煨燼心火
馴服氣馬 既以自鏡 且告來者

太上感應篇卷之七



